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

豔異編目錄

卷三

仙部

薛昭傳

宮掖部

李夫人傳

麗娟

王昭君

趙飛燕外傳

吳趙夫人

蜀甘后

後主張貴妃

迷樓記

卷四

宮掖部

楊貴妃傳

長恨歌傳

梅妃傳

湖東舞女

文宗

女冠耿先生

蜀徐太后太妃

元順帝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三

仙部

薛昭傳

薛昭者、唐元和末爲平陸尉、以氣義自喜、常慕郭代公李北海之爲心、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與金而逸之、故縣聞於廉使廉使奏之、坐謫爲比干海康救下之日、不問家產、但荷銀鑰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時來平生、正與昭洽、乃賁酒闌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義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

荆聶之儔也。吾請從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
夜山叟脫衣易酒大醉。其左右謂昭曰。可趣矣。與之
攜手出東郊。贈藥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去食。又約
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蔽繁翳處。可且匿。不獨逃難。
當獲美姝。昭辭行。遇蘭昌宮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
踰垣而入。追者但東西奔走。莫能知蹤矣。昭潛于古
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朗。見階間有三美女笑話而
至。揖讓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進之。屈其首女子
醉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惡人相避。其次曰。良宵。

宴會雖有奸人豈易逢邪昭屈窗隙間聞之又誌田
山叟之言遂躍出曰適聞夫人云奸人豈易逢邪昭
雖不才願備奸人之數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
而屢逢此邪昭以實對乃設座于茵之南昭詢其姓
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飲
將酣燕翹命散子謂二女曰今夜嘉賓相逢須有匹
偶以擲散子遇水使者得薦枕席遍擲雲容采脈蕭
冠逐命舞郎近雲容姊坐又持雙杯而獻曰真所謂
合卺共昭拜謝之遂問夫人何許人何以至此答曰

其乃漢元中楊貴妃之侍兒也。妃甚愛惜，嘗令獨舞霓裳於繡堂。官妃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
自裏裊秋烟。若將雲鬢一
一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
成皇帝吟諷久之，亦有繼和，但不記耳。遂賜雙金扼
臂，因茲寵幸，愈於羣輩。此時多遇帝與申天師譚道
余獨與貴妃得竊聽，亦數侍天師茶藥，頗獲天師憫
之。因問處叩頭乞藥，師云：吾不惜，但汝無分。不久處
世如何？我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天師乃與絳雪丹一
粒，曰：汝但服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棺，廣其穴，舍以

真玉疎而有風、使竟不蕩空、鬼不沈寂、有物拘制、陶
出陰陽、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爲地
仙耳、我沒昌蘭之時、同輩具以白、貴妃憐之、命中貴
人陳玄造受其事、送終之器、皆荷如約、今已百年矣、
仙師之兆、莫非今宵良會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
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驚曰、山
叟卽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曩日之事哉、
又問蘭鳳二子、容曰、亦當時官人有容者、爲九仙媛
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之側、與之交游、非一朝一夕

井鳳臺請擊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臉花不綻幾含
幽今夕陽春獨換秋我守孤燈無白日寒雲籠上更
添愁蘭翹和曰幽谷啼鶯整羽翰犀沈玉冷自長歎
月華不忍扇泉戶露滴松枝一夜寒雲容和曰韶光
不見分成塵曾餌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攜舊律獨
開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悞入官牆漏網人月華清
洗玉階塵自疑飛到蓬萊頂瓊豔三枝半夜春詩畢
旋奔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
覺門戶至微及經闔亦無所妨蘭鳳亦告辭而他往

矣。但燈燭熒熒，侍婢凝立，帳幄綺繡，如貴戚家焉。遂同寢處，昭甚慰喜。如此覺數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體已蘇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縣，易衣服。昭懼不敢去，曰：恐爲州縣所執。容曰：無憚，可將我自絹去。有急卽蒙首，人無能見矣。昭然之，遂出三鄉貨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側，容已迎門而笑，引入穴。但啟櫬當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見容體已生。及回顧看帷帳，惟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惟取寶器而出，遂與容同歸金陵幽棲。至今

見在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靈藥乎

官掖部

孝武李夫人傳

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爲昌邑哀王

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
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
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帝。初李夫人病篤，
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
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
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
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媵見帝。上曰：夫人
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
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

而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拳拳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弃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

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詠歌之上。又自爲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美連娟以修嫻兮。命櫟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處幽隱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憐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若。

函菱蒺以俟風兮。芳襟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
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
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
寤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返兮。蒐放逸以飛揚何需
蒐之紛紛兮。哀衷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
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寢淫敵克宗兮。無音思
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關
茸。將安程兮。方肯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歎。滄沫悵
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矣。媿妍

太息歎稚子兮。惻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寃霧兮。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麗娟

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起風之曲。庭中花皆隳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汗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縛麗娟之袂。閉於重

幕之中悲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
不使人知乃言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王昭君

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
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
年未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
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
景徘徊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
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

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敕令從胡俗遂復爲後單于關氏焉。

趙飛燕外傳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几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妲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

次日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方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嘗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蕙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它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在者，飛燕姊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背服，疏苦財，且專事膏沐。

濕粉其費亡所愛共直者拍爲愚人飛燕通郊羽林
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于舍有
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
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嫔
爲丞光司帶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
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
三夕不能接畧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曰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
寧與女曹婢脇肩者比邪旣幸流丹浹席嫔私語飛

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薄嫔上薄嫔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嫔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籍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回沉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妝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

光殿帳使樊嫔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閒親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也水滅火必矣帝用樊嫔計爲後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令嫔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聽嫔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嫔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

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嫫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
上立賜嫫鮫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爲趙
婕妤。婕妤好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
衷，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裏正似石上花。假令尚，方爲
之，未必能若此。永之華以爲石華。廣褒后在，遠條館
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妓
性剛，或爲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
自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官奴鮮絳，蘊香，恣縱，棲
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

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荳蔻湯傅露華
百英粉帝常私語樊嫔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
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
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善責飾常教后九迴
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
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劑者卜官
嫵撫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煮美花滌之終
不能驗真臘夷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
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

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
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問之
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
后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
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三十
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面五
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
枕前不夜珠一枚含毛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
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

一奩、精金驅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
籍三幅、七迴光瑩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
文犀辟毒筋二雙、碧玉膏奩一盒、使侍兒郭語瓊拜
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香水玉壺、婕妤泣怨帝曰、
非姊賜吾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輪、爲
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
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樹、高四十丈、
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
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

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
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吟細嫋、與相屬、后
裙憚曰、顧我顧我、后揚衷曰、罷乎、憚乎、去故而就新、
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
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
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閨、他日宮
姝幸者、或襲裙爲縗、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
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博昌
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缸室、浴蘭室、

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壁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連
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搏求術士求
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比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
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
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
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嫔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
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嫔侍后
浴語甚謹后爲樊嫔道夷言嫔抵掌笑曰憶在江都
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齧鴨時下朱里黃

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
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
汗我絞乎后所通官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
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
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
鳳來曲后爲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
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后曰鼠子能齧
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乎昭儀
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嫔脫簪叩

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
夜長苦寒不成寢使合德擁姊背邪今日兼得貴皆
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
儀手抽紫玉九鶴釵爲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
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耳以漢家火
德故以帝爲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
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
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嬀謂昭儀曰上餌
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

與貴妃大福寧展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展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七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古燒燭，帝從幅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撤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一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

金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郵膠
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
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
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出湧紫
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
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披處令
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嘔血而死

吳趙夫人

三絕世不出手指間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

以絲、織雲霞、龍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官中
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
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象、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
州江河方嶽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
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嶽河海城
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
刺木、猴雲梯、飛鸞、無過此麗也、權屈昭陽宮、倦暑、乃
舉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指其意
思焉、答曰、妾欲窺慮、盡思、能使下綃、幃而清風自入、

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
贊善夫人乃拊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
弩之斷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爲幔內外視之飄
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
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
橐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後
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習耀於人主因而致退黜雖
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工吳亡不知所在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也。生于微賤里中。相者云此女後
貴位極官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年至十八。玉質柔
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致白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
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
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比
德君子。况爲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與玉人潔白齊
潤。觀者殆相惑亂。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
人也。后常欲取玉人。琢毀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
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

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嬖者皆退。當時君子議以甘后爲神智婦人焉。

後主張貴妃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侍龔貴嬪爲良嬪。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卽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惟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卽皇后之正殿也。而

沈皇后素無寵于後主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
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
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悉以沉檀
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
璫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
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
水爲池植以奇樹襍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
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
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

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邇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表大捨等爲文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置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云、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閒暇、容色端麗、每瞻眄、盼睐、光彩溢目、照映左

右常于閣上覲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
辨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荐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
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宮
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使後主怠于政事百司啟奏
並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諸後主倚隱囊置張貴
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
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
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尊
法度有絀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

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譴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紀綱替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胸於青溪中橋。

迷樓記

煬帝晚年，尤沉迷女色。他日顧詔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極當年之樂，自快其意。今天下安富外

內無事。此吾得以遂其樂也。今宮殿雖壯麗顯敞，皆無曲房小室，幽軒短檻。若得此，則吾期老於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項昇，潮人也，自言能構宮室。翌日詔而問之。昇曰：臣乞先進圖本。後日進圖。帝覽大悅。卽日詔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數萬，經歲而成。樓閣高下，軒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欄朱楹，互相連屬。回環四合，曲屋自通。千門萬牖，上下金碧。金虬伏於棟下，玉獸蹲於戶旁。辟砌生光，瑣窗射日。工巧之極。自古亡有也。費用金玉帑庫爲之一虛。人悞入者，雖

終日不能出，帝幸之大喜，顧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詔以五品官賜昇，仍給出庫帛千匹賞之。詔選後宮良家女數千，以居樓中。每一幸有經月而不出，是月大夫何稠進御童女車。車之制度絕小，祇容一人，有機處于其中，以機礙女之手足，女纖毫不能動。帝以處女試之，極喜，召何稠謂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贈之，旌其巧也。」何稠出爲人言車之機巧，有識者曰：「此非盛滿之器也。」稠又進轉關車，車周挽之，可以昇樓閣，如行

平地車中御女，則自搖動，帝尤喜悅，謂桐曰：「此車何名也？」桐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願賜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車，朕得之任，其意以自樂，可名任意車也。」何稠再拜而去。帝令画工繪士女會合之圖，數十幅懸于閣中，其年上官時自江外得替回，縛烏綱屏數十面，其高五尺而闊三尺，磨以成鑑，爲屏可環於寢所，詰闕投進，帝以屏內迷樓，而御女于其中，纖毫皆入于鑑中，帝大喜，曰：「繪画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勝繪圖萬倍矣。又以千金賜上官，時帝日夕

沉荒于迷樓罄竭其力亦多倦怠顧謂近侍曰朕憶
初登極日多辛苦無睡得婦人枕而籍之方能合目
纔似睡則又覺今睡則冥冥不知返近女色則憊何
也它日矮民王義上奏曰臣田塋廢民作事皆不勝
人生于遠曠絕遠之域幸因入貢得備後庭掃除之
役陛下特加愛遇臣常自宮以待陛下自茲出入臥
內周旋宮室今方親信無如臣者臣由是竊覽書殿
中簡編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聞精氣爲人之聰明
陛下常龍潛日先帝勤儉陛下鮮親聲色日近善人

陛下積實於內神清於外故日夕無寢陛下自數年
聲色無敬盈滿後宮日夕遊宴自非歲節大辰何常
臨御前殿其餘多不受朝或引見遠人非時慶賀亦
自宴坐朝曾未移刻則聖躬起入後宮夫以有限之
體而投無盡之慾臣固知其竭也臣聞古者野史獨
歌舞於盤石之上人詢之曰子何獨樂之多也史曰
吾有三樂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難遇太平世吾今不
見兵革此一樂也人生難得支體完備吾身不殘疾
此二樂也人生難得壽吾今年八十矣此三樂也問

者歎賞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貴，聖貌軒逸，龍顏鳳姿，而不自愛重，其思慮固出於野叟之外。臣憂爾微軀，難圖報効，罔知忌諱，上逆天顏，因俯伏泣涕。帝乃命引起，翌日召義，詔之曰：「朕昨夜思汝言，極有深理，汝真愛我者也。」乃命義後宮擇一靜室，而帝居其中，女皆不得入。居二日，帝忿然而出，曰：「能悒悒居此乎？若此雖壽千萬歲安用也。」乃復入宮，宮女無數，不得進御者亦極多。後官侯夫人有美色，一日自經于棟下，臂錦囊中文，左右取以進帝，乃詩也。自感二首云：

庭絕玉輦迹。芳艸漸成窠。隱隱聳簫鼓。君恩何處多。
欲泣不成泪。悲來翻強歌。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
何。春陰正。亡際獨肯意如何。不及。閑花艸。翻成雨露。
多看梅二首云。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挈庭梅對我。
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二香清寒豔好。誰惜是天
真。玉梅謝後。陽和至。散與羣芳自在。春粧成云。粧成
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遺意
云。秘洞扃仙卉。雕窗瑣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
君。自傷云。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

復見君王春寒入骨清。獨臥愁空房。颯履步。挺下幽。
懷空感傷。平日新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
薄何可量。君恩實疎遠。妾意徒徬徨。家豈無骨肉。偏
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墻。性命誠所重。棄
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若
有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來歸冥鄉。見其詩反覆。傷
感帝往視其尸曰。此已死。顏色猶美如桃花。乃急召
中使許廷輔曰。朕面遣汝擇後宮女人。迷樓汝何故
獨棄此人也。乃令廷輔就獄。賜自盡。厚禮葬侯夫人。

帝日誦詩酷好其文乃令樂府歌之帝又於後宮親
擇女百人人迷樓大業八年方士進大丹帝服之蕩
思愈不可制日夕御女數十人入夏帝煩躁日引飲
幾百杯而渴不止醫丞莫君錫上奏曰帝心脉煩盛
真元太虛多飲卽大疾生焉因進劑治之仍乞置冰
盤於前俾帝日夕朝望之亦治煩躁之一術也自茲
諸院美人各市冰爲盤以望行幸京師冰爲之踊貴
藏冰之家獲千金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
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

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
宮女問之，云：「歌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宮女曰：「臣有
弟在民間，因得此歌，曰：『道途見童，都唱此歌。』帝默然
久之，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帝因索酒自歌，云：『宮水
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
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歌，又
悲。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也。』後帝幸江都，唐
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爲。』
乃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矣。方知世代

興亡非偶然也。

玉茗堂摘評王弇洲先生豔異編卷四

官掖部

楊貴妃傳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戶
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璈開元初武惠妃
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惜
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
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
不期歲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

智算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稜上意。官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魏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涼國夫人。叔玄珪，光祿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魏、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敕，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

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虢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恭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虢、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爲脂粉之資。鉅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凡制度宏壯於已者，卽撤而復造，土木之工。

不捨晝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絕。開元以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游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投鞭官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楊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耀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燦翠爛。芳馥於路。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

聯鑣方駕不施幃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親粧盆
巷爍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號爲
紹介乃先納賄千貫而奏請固不稱旨天寶九載貴
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人善溫入奏曰
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
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外哉上卽令中
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
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髮膚是父
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縷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卽使

力士召還國忠卽居宰執兼領劍南節度勢漸恣橫
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游與廣平公主騎從平
西市門楊家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駢馬程昌
裔扶公主因及數搃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
裔亦停官國忠二男眇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
門尚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
廟碑文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
度使安祿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命貴
妃姊妹與祿山結爲兄弟祿山毋事貴妃每賜宴錫

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啟太子誅國忠父子、旣而六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撝曰、龍武將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將士疑懼、葬禮

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間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爲我盡命，卽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之塔，秘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

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婿柳澄先死、男鈞尚長
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長恨歌傳

唐開元中泰階平、四海無事、玄宗在位歲久、勅于肝
食宵衣、政無大小、始委于丞相、稍深居游宴、以聲色
自娛、先是元獻皇后武淑妃皆有寵、相次卽世、宮中
雖良家子千萬數、無悅目者、上心忽忽不樂、時每歲
十月、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焜耀景從、浴日餘波、賜
以湯沐、春風靈液、澹蕩其間、上必油然恍若有遇、願

左右前後粉色如土、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
玄琰女、年壽邸既笄矣、髻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閑
冶、如漢武帝李夫人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
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動照人、上甚悅、進
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夜、授金釵鈿合
以固之、又命戴步搖垂金璫明珥、冊爲貴妃、着后服
用、繇是治其容、敏其詞、婉嬖萬態、以中上意、上益嬖
焉、時省風九州、泥金五嶽、驪山雪夜、上陽春朝、與上
行、同輦、止同室、宴專房、寢專席、雖有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暨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意。自意六宮無復進幸者。非徒殊艷尤態。獨能致是。蓋才智明惠。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焉。叔父昆弟。皆列在清貴。爵爲通侯。姊妹封國夫人。當埒王室。車服邸第。與大長宮主侔。而恩澤勢力。則又過之。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創。且故當時謠詠有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其爲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

兵向關以討楊氏爲辭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
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從官郎吏伏上馬
前請誅錯以謝天下國忠奉釐纓盤水歿于道周左
右之意未愜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
之怒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
之倉黃展轉竟就絕於尺組之下旣而玄宗狩成都
肅宗禪靈武明年大兕歸元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
上皇就養南宮自南宮遷於西內時移事去樂盡悲
來每至春之日冬之夜池蓮夏開宮槐秋落梨園弟

子玉管發音聞霓裳羽衣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獻
獻三載一意其念不衰求之夢魂杳杳而不能得適
有道士自蜀來知皇心念妃如是自言有李少恐之
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
又能游神馭氣出天界沒地府以求之又不見又窮
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跨蓬壺見最高仙山上多
樓閣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闕其門署曰玉妃太真院
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童出應門方士造次未及盡
而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

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
之于時雲海沉沉洞天日晚瓊戶重闔悄然亡聲方
士屏息歛足拱手門下久之而碧衣延入且曰玉妃
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綺珮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
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
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
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
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嘗
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于太上皇不然恐鈿合金

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年，侍輦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燭香於庭，號爲乞巧。官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鳴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義不復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言太上皇亦不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

上皇皇心嗟悼久之餘具唐史至憲宗元和元年整
屋縣尉白居易爲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陳鴻作傳
冠於歌之前自爲長恨歌傳居易歌曰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
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弃一朝選在君
王側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亡顏色春寒賜浴
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
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
苦短日高起從此君主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

從春遊夜專夜。漢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星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妙妹兄弟皆列
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
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聳。緩歌漫舞
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鞀鼓動地來。驚破霓
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烟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
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柰何。宛
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迴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

索雲棧紫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行人旌旗無光日
色白蜀江水碧蜀山清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
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日轉迴龍馭到此躊
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
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蹄歸來池苑皆依舊太
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
艸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子弟白髮新椒房阿監青
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漏

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神致鬼魅。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上竊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逢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殿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月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扣玉扇。轉教小玉報雙成。聳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

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
是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裏思愛
絕蓬萊宮中日月長迴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
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
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釵堅天上人
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
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
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唐玄宗梅妃傳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竒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越，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粧雅服，而姿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

好戲名曰梅妃。妃有簫蘭梨園梅花扇笛玻璃盃剪刀
綺窻入賦。是昔承平歲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
支愛口。從燕間必妃侍側。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
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上命連趣報言。適履珠
脫。綴綴竟當來。久之。上親往命妃。妃拽衣逐上。言胸
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如此。後上與妃鬪
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鶯鴻舞。一座
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之戲。誤勝陛
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憲法。賤妾何

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入侍，寵愛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敘舊愛，悲不自勝。繼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抱妃，藏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真曰：「乞宣至。」今日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

曰、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婦人遺舄、夜來何人侍陛下
寢、歡醉至于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
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
可臨朝、太真怒甚、逕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
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舄并翠鈿、命封賜
妃、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
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憐我、則動肥婢情、則非棄也、
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
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太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妃

妃乃自作樓東賦畧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殄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
苦索冥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
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桺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
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
月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
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宴陪從宸
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画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
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亡休奈何嫉色庸庸妃

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
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
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
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諛詞宣言怨望願
賜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
梅使邪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
在花萼樓會夷使至命討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
以詩付使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柳葉雙眉久不

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宋
寥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
曲名是此始後祿山犯關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
妃所在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
之官二秩錢百萬訪搜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
御氣潛經天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画真上言甚
似但不活耳詩題於上曰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
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態爭奈嬌波不顧人讀之
泣下命模像刻石後上暑月晝寢髣髴見妃隔竹間

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
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林傷上駭然流汗而
寤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之無獲上益不樂忽悟溫
泉湯池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
纔數株得尸裹以綿袖盛以酒樽附上三尺許上大
慟左右莫能仰視視其所傷膈下有刀痕上自製文
誄之以如禮易葬焉

湖東舞女

寶曆二年湖東貢舞女二人一日飛燕二日輕鳳修

眉駭首蘭氣融冶冬不續衣夏無汗體所食多荔枝
榷實金屑龍腦之類戴輕金稚冠駢羅衣無縫而成
其文織巧人未之識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鳳之
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稱之無三
二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夜歌舞一
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於庭際無態
艷逸非人間所有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
蓋恐風日故也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文宗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以爲樂。往往腔口獨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曰：輦路生春艸，上林花滿枝。凭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偶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凭闌，忽唵舒元輿牡丹賦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墜罷方省元輿詞，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轉，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爲宮人。俄又進白玉方

響云、吳元濟所與也、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言犀槌
卽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架則雲檀香也、
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
妙、固非中國所有、上令阿翹奏涼州曲、音韻清越、聽
者無不淒然謂之天上樂、乃選內人與翹爲弟子焉、

女冠耿先生

耿先生、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
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者、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
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

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常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精采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比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遇事則應昭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

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硃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常不信下妾之術今日而覩可復不信耶將以呈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謂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削之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全起徐以炭同覆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具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於是先生所作雪銀甚

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過
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香泚
郁烈龍腦漿補男子上實寶之每以龍腦調酒服之
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
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乃取龍腦以
細絹袋之懸于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于其側
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
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
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

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爾。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復令宮人宿于室中，夜半烈風震雷，人皆悸怖。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可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復同於常。後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與徐率更游，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之，備爲余言。

蜀徐太后太妃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曰子虛之妻殺三夫
一君一子一國兩卿矣可開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
甚惡此春秋爲深誠矣前蜀徐公有女焉徐爲其二
女真以感太祖太祖遂納之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
妃生彭王次日順聖太后生後主後主性多狂率不
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教令淫錄重臣乾
德中姊妹以巡禮聖境爲名恣風月烟花之勝惟駕
輜輶於綠野擁金翠于青山蓓役生靈頗銷經費凡

經過之所宴寢之宮皆有篇章刊于玉石自秦漢以
來后妃省方未有富貴如斯之盛也順聖太后題青
城面山丈人觀詩曰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岳訪
真仙當時信有壺中景今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
寥廓外金絲聲揭翠微巔惟慚未至華胥里徒卜昇
平萬萬年翊聖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
壇豈厭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
太后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容云聖帝歸梧堊躬來
謁聖顏旋登三徑路似陟九嶷山日照惟嵐迫雲橫

積翠間斯修封禪禮方俟再躋攀翊聖太妃繼曰共
謁御容儀還同在禁闈笙歌喧玉殿彩仗耀金徽清
淚霑羅袂紅霞拂繡衣九嶷山水遠無路繼湘妃順
聖又題謁丈人觀先帝聖像云千尋綠嶂夾流溪登
眺因知海嶽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囷橫剪翠峯齊
步粘苔蘚龍橋滯日閃烟蘿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
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太妃繼曰登尋丹壑到玄
都接日紅霞照座隅卽問周迴岳上看似看曾進西
園無順聖又題金華宮曰再到金華頂玄都訪道回

雲披分景像，黛鎖顯樓臺。雨滌前山淨，風吹去路開。
翠屏夾流水，何必羨蓬萊。翊聖太妃繼，曰碧烟紅霧。
撲人衣，露宿粘苔石。徑危風巧解，吹松上曲蝶。嬌頻
采臉邊，脂同尋僻徑。思携手，暗指遙山學画眉。好把
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
德寺云：周迴雲水游丹景，回輦真成眺上方。晴日曉
昇金晃耀，寒泉夜落玉丁當。松梢月轉禽栖影，柏徑
風牽麝日香。虔懺六銖宜禱祝，惟期聖祚保遐昌。翊
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遙空。軍持無

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上盡排青障上內人
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上業積善終胡四海同順
聖又題彭州平陽宮云尋真遊勝境巡禮到陽平水
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貌碑暗係師名夜
月登壇醮松風森碧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廟陽平
真似騖鸞至上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
行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
此境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至夜
看聖燈云虔禱游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

燭炫遼空泉漱雲根月鐘敲檜杪風印金標聖迹飛
石顯神功滿望天涯極臨西日脚紅後來齋室上僧
集講筵中頓覺超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偃事社
稷保延洪翊聖繼曰聖燈千萬炬旋向碧雲生細雨
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敲金地嚮僧唱梵天聲若說
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題天迴駟云因尋需境
散幽情千里江山蹙得行卽恨烟光看未足却驅金
翠入龜城劫聖繼曰翠駟紅亭近玉京夢魂猶自戀
青城比來出看江山景儘被江山看出行議者以爲

翰林之事非婦人女子之能所以謝女無長城之志
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辭亦彰姪志今徐氏逞乎
妖志餌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倖取女史一時之
美爲遊人曠代之嗤及唐朝興弔伐之師遇蜀國有
荒淫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于母盤遊君臣
陵替之所致於是亾一君後主各衍破一國蜀殺九
子彭王宗鼎忠王宗賢喪王宗紀興王宗澤汝王宗
猷雅王宗輅資王宗霸子承祧承紀誅十臣王宗弼
王宗勳李周輅韓昭景潤澄宗先嗣歐陽晃王承伏

蕭懷武殄滅萬家、流移百郡、其次六宮嬪御、坐紅綠
於征途、十宅公主、碎金珠於逆旅、掖子虛之寶、無以
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仁裕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
朝昏主出降時、銜壁牽羊例擊旗、二十萬軍高拱手、
更無一個是男兒、有蜀僧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
悲來數有涯、歌聲纔歇便興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
鹿奸臣盡破家、丹禁夜涼空鎖月、後庭春暖謾開花、
兩朝帝業空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元順帝

帝於內苑造龍船、委內官供奉、少監塔思不花監工、帝自製其楫、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曰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瓜、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腹立玉女捧時刻、壽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

人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
差、當鐘鈺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置之西東、有日
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
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
前代所鮮有、時帝怠於政事、荒於遊宴、以宮女三聖
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
首垂髮數辨、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絹金長短
裙、金雜襖、雲肩、合裊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
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

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
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拍版以宦者長安送不花管
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
餘不得預